



向你靠近的瞬间  
我已经过完了我的一生

郑执  
作品

# 我在 时间尽头 等你

*Wait  
Till  
Nothing Left*

我在  
时间尽头  
等你



作品  
郑  
执

*Wait  
Till  
Nothing Left*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 郑执著. — 南京：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8381-3

I. ①我… II. ①郑…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7467号

书 名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

著 者 郑 执

责任编辑 黄孝阳 邹晓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381-3

定 价 38.0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33



二人午餐

107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095



南柯

069



伤心高手

029



不老的星星

009



被我弄丢两次的王斤斤

245



祝你开心祝你幸福祝你长命百岁

213



盛世无名

203



能过夜的地方

185



冷肝

165



消失的海湾

149



失恋者物语

## 既然都走到了这一步

向来怕热的我，那天快融化在上海南京路上。

二〇一三年八月六日，我的上一本长篇小说上架不久，身边的她说：“再走一家，肯定会有的。”当时的我早泄了气，她已经牵着我走了四家书店，仍没有找到我的书。每家店员的问题都一样：

“书名叫什么？作者叫什么？我们可以查一下库存，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帮你们订货。”结果当然是，书没有库存，作者也没听过。走到第五家，天已经黑了，我还记得书店叫“上海书城”，她进去后直奔前台，而我借口想吹冷气，远远站在书店门口的空调下，望着她跟店员交涉的背影。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但从店员的神情跟口型能知道，结果还是一样。此时一个女中学生从我眼前的畅销书架上取下一本当时正火爆的小说，走去前台结账。看到那两个背影并排站着，我一瞬间流下眼泪来。当她转身朝我走回，我又偷偷抹去眼泪，但我的尴尬还是难掩，她调笑了句说：“我看这家书店也快倒闭了，竟然没有你的书。”

这件事连同那天的酷热跟冷气，一直在自己的记忆里抹不去。其实自己也不明白，那一瞬间到底为什么会流泪，绝不只是自尊心那么简单，也不只是对境遇的失望。直到今天要动笔给这本新书写序的一刻才想明白，那是感激——对另一个人信任你的感激。因为那本书，写得真的很不错（至今我也这样认为）。我想，她真的相信了我说的话。

但这就是人生，没有任何荣誉是应得的。

这本书出版后，再迎来一个春天，我就年满二十九周岁，写作也已十年。十九岁高考结束，我开始创作自己第一本小说，从投稿到出版都顺利得被很多同行眼红。说起来，从事写作至今，还没有被任何出版机构退过稿件的经历，的确走运。当年我以为自己要火了，而且是以少年作家的身份，可结果是卖得还凑合而已。但我清楚地知道写作是自己最热爱且擅长的事，并认定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两年后，经历了父亲过世与家庭变故，沉寂过一段时日，我的第二本长篇小说出版，那是个题材很另类的故事，卖得自然还不及处女作。出版后有同行指点说，你这样不行，得炒作，还介绍了一家网络炒作公司给我。我抱着电视里买减肥药“试试看”的心态，交出去五万块钱（比我前两本小说的版税加在一起都多），然后呢，该公司在百度搜索里上传了一组我的丑照后，就不了了之了。

经历过这些，我开始更冷静地看待写作，以及自己的心态。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世上应该没有任何一个作家不想自己的作品畅销，哪怕伟大如卡夫卡和塞林格，也都是在被万众瞩目过后才选择把作品跟自己深埋。

十年来，最害怕却也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是写哪种书的？这问题可怕，是因为不回答不礼貌，非要回答，却无从张口，好像自己笔下的故事假如无法被归为清晰的类型文学，就无处容身。早几年我会解释一大堆，常把随口一问的新朋友聊得昏昏欲睡，如今我只简单说一句，就是故事，写我认为好看的故事。写的是人生，过的也是人生，人生就是要走自己选择的路，心无旁骛，不去迎合所谓的市场，也不标榜严肃文学，只希望多年后，有人再读到这些故事，依旧读得进去，运气好的话，也许还会被介绍给旁人，说，这些就是这个人写的故事，属于他的故事。

写作走到第十个年头，这是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这十二个故事是我在近三年里陆陆续续写就的，因为题材都关于爱情，故而归为一本书。

我从不宣扬爱情多美好，但爱情一定是神奇的，恐怕是世上最微妙，也最缺乏定性的人际关系。侯孝贤曾经说过“你是怎样的人，就会拍出怎样的电影”，这句话换成爱情也一样，你是怎样的人，



就会拥有怎样的爱情。这十二个故事，是我想要揭秘自己心中爱情的十二种可能性，有的炽热，有的残酷，有的扭曲，有的卑微……但无论是哪一种，讲故事的人该做的，都是揭示真相，而不是掩盖真相。这世上存在着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大多只是被刻意隐藏了真相，因为我们都怕失望，但失望本就是爱情乃至人生的一部分，只有经历过失望，才会对自己追逐的东西更坚定，就像那本书一直没被找到，但我仍在写书。

十二个故事里，自己最爱的四篇是：《我在时间尽头等你》《被我弄丢两次的王斤斤》《消失的海湾》《失恋者物语》。这四篇的爱情分别关于时间、现实、距离、物质。我从不喜欢过多地阐述自己的故事，那不是写作者该做的事。我在上一本书的签售时回应过读者一句话：“故事从我写完的一刻，就不再是我的了，而是你们的。”所有的好作品，都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因为彼此没有索取，也没有强塞，我写了我，你看到你。每位读者对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的解读，这就是我最大的荣幸。

写作不易，要把自己揉碎了榨成汁，浇灌入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以求滋养出更丰盛的灵魂，等待被有缘路过的人欣赏。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正是因为这种因缘在坚持不懈。人生同样也不易，但大多数人仍在顽强地生活，留没留下脚印，也都在一步接一步地向前走。彷徨跟迷惘，固然时有，但每当此时，我都会

对自己说，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再往前迈一步，好像也没想象中的那么远。

那本在书店没能找到的长篇小说，已经被某家影视公司购买，同名电视剧正在制作中；《我在时间尽头等你》这本书的同名电影也开机在即，由我亲自担任编剧。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会继续坚持做我热爱的文学跟电影。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于台北

目  
录



133



二人午餐

107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095



南  
柯

069



伤心高手

029



不老的星星

009



被我弄丢两次的王斤斤

245



祝你开心祝你幸福祝你长命百岁

213



盛世无名

203



能过夜的地方

185



冷肝

165



消失的海湾

149



失恋者物语



向你靠近的瞬间，  
我已经过完了我的一生。

被我  
弄丢  
两次  
的王  
斤斤

王斤斤！

说好了这次旅行是为了缓和咱俩的关系，可你瞅瞅自己这张臭脸。要不是看你睡着了，真想掏镜子给你照照。捷运车厢里挤满了人，一半都是从北投泡完温泉回来的游客，有几个就是刚刚从同一个温泉池出来的，你也不说给我留点面子。一上车我拼命抢了个座位给你，自己把着扶手站在你面前，俯视着你的长睫毛。睫毛真是好东西，大概是人体唯一不会随衰老而变丑的部分了吧，只是八年前，你的长睫毛用在对我放电时是那么迷人，如今基本都用来跟我翻白眼了。

你的脸，确实不如当年我们恋爱时那般好看了，这句话，我憋好

久了，可还是没说。有些话，彼此心知肚明，可就是不能说，这就叫夫妻。朋友之间在酒后不小心说了掰交的话，大不了再喝一顿酒认个错，最不济不处了，还能交新朋友。可夫妻不行啊！有些仇一旦结下，注定忘不掉了，甚至越记越清楚，往后每次吵架都提，没架吵的时候，只要提一句，包吵不误。难道还真离婚？王斤斤，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有些话我憋得住，你怎么就忍不了？你自己数数，咱俩今年吵过多少次架了？数不过来了吧？不对，吵架多的是去年，今年改冷战了，更恐怖。八年前我就跟你说过，你虽然爱笑，但你天生面相冷，不笑的时候拒人千里，以前你假装跟我生气板着一张脸，那算得上冷艳，如今，就只剩冷酷。我害怕啊！不是怕你，我一大男人，怕女人？我怕的是尴尬，如此亲密的一对男女，心交心肉贴肉的那种亲密，突然冷下来不说话，肉身还是形影不离，灵魂却要装作将彼此抛弃，飞升到千里之外去了，那感觉比失眠还折磨人，闭眼睡不着，可又不能睁眼起来。所以我才变得话越来越多啊，却被你嫌唠叨，说我都老大不小了怎么还没个沉稳劲儿。可是恋爱那些年，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能聊的太多了，彼此都还不了解，光是你有几个表哥，分别是大姨还是小姨的孩子，我就听你讲了好几个月才记住，我也没嫌过你烦，你还让我把从幼儿园到大学暗恋过的女生都细数一遍，名字想不起来的就硬想，还得翻老照片给你看，你看过了就逼我删。就算你不逼我，我也不会留的啊，那些女孩子，没有一个赶得上你好看啊。但我知道

你根本没真吃醋，你就是觉着好玩儿，一般人哪配让你吃醋？可跟刚才一起泡温泉那三个小姑娘至于吗？仨人在池子里叽叽喳喳没个消停，非得让咱俩帮照合影，你脸一撇白眼儿一翻，我就明白透透的，你烦死她们了，难道我不烦？但我能假装没听到吗？那咱俩不成没礼貌中年二人组了？不就假装笑呵呵拍个照吗，我又没勾搭谁！行，你不高兴，我哄你呗，我看你往池子角落里一窝，凑上去捏你的小肚子说都快赶上我的了，什么时候有的第三个？你居然就跟我翻脸啦！还撩我一脸硫黄泉水！至于吗？这玩笑要搁前几年，你早笑趴下几个来回啦！犯得着吗？就你那自信劲儿，谁敢说比你好看？

不过，你是真的太好看了。曾经。

你最好看那年，你十八，我十九，我知道你叫王斤斤，这名字太奇怪了，我从你摆在桌角的准考证上瞄到的。高考那天，咱俩一个考场，你坐前我坐后，中间隔了三个人，两男一女，都是你们学校的。开考前你回头跟他们说话，我第一眼看到你的脸，感觉坏了，完蛋了，要考砸，你怎么就长得那么美？虽不至于倾国倾城，可就是我喜欢但别人谁都不可以喜欢的美。我确实考砸了啊，虽然我考不出一鸣惊人，但毕竟高考是我们每个人命运啊，在那么关键的命运点上，你都让我魂飞魄散了，难道还不能叫爱吗？下午考数学，



两个小时里我跑了两趟厕所，考场的女监考老师都烦我了，不是我时间充裕，而是横竖我都不会，干坐在那儿也不可能有神灵指点，还不如用这有限的时间来接近你。第一次回来路过你的桌子，我故意放慢脚步，瞄了你的准考证，哦，王斤斤，真逗。女老师还以为我在偷看你的卷子，用高调门的咳嗽声敦促我快回到自己座位。第二次上厕所，女老师几乎认准我是想抄袭的坏学生要搞么蛾子，就差跟进小便池盯着我尿了，回来的时候，她紧跟在我屁股后面，我没办法，你的脸我记住了，你的名字我也记住了，但你还没记住我啊，所以我故意撞了你的桌角，用急速前行的右胯，力度没掌握好，疼啊，你的桌子“刺”的一声被撞偏了至少二十五度角，你猛抬起头，狠狠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在我看来却是再温存不过。这下你应该记住我了，可我是心存愧疚的，这一下肯定打断了你冥想倒数第二道大题的思路，就这一下，你得恨我多少年啊！不过没关系，有生之年，咱俩肯定没完，我有直觉。我答题要是有这种直觉，铁定考上北大了。咱俩来日方长，往后的日子我慢慢还。后来我被女老师像押犯人似的赶回自己座位，就差连推带打了，我都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交卷铃声就响了。

第二天考试，我整天都心不在焉。大概你前一天考得不满意，晚上没睡好，第二天进考场差一点迟到，也没时间回头跟你身后的同学